春秋集義

三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三十四

宋　李明復　撰

宣公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謝湜曰楚圍宋歷三時而兵未解魯人懼難故歸父會楚子于宋楚强不討而又會之宋危不救而又益之諸侯之罪也

胡安國曰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啟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僭亂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當日治亂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

朱熹語錄宣公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春秋之責宋鄭正以其叛中國而

從荆蠻耳中國諱言此事故學者不敢正言今猶守
而不變此不知時務之過也罪其貳霸亦非春秋意
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特罪其叛中國
耳
吕祖謙曰楚在宋此亦自邲之敗驕皆不自知覺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程氏學曰王道之行諸侯各以法守則何憾而平哉
由列國紛亂交相戰伐故有憾有憾則有平也宣十

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宋及之也定十年及齊平十有

一年及鄭平我及之也

謝湜曰釋其爭憾曰平宋服楚而楚受之二國於此

和馬故書平宋之見圍凡九月其告急於晉也外無

隻輪匹馬之援内有析骸易子之變宋人知怨之不

可以結也故請和於楚以求平楚人知忿之不可以

恃也故受宋之和而與之平二國之平衆之所同欲

也故宋及楚皆稱人晉主盟之國也邦國之爭晉不

能平而楚能平之則義行在楚而不在晉矣書楚殺
徵舒書宋及楚平罪中國楚之不若也楚為平主而
書先宋人者平由宋起故以宋人主平而善之也自
宋及楚平兩國免攻爭之患而宋國賴此以安書宋
人及楚人平善之也公羊以稱人為貶失春秋之意
矣平非盟也不書盟以平為重故也
胡安國曰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
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

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與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外域仲尼所以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

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
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擭善
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
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橫見侵逼非有可
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為上卿不能恤小助
桀為虐陵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
何面目見中華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為
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

之險乎後世羊陸效其所為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為非純臣也知春秋之法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謝湜曰潞子失國臣服於晉故書名潞赤狄别種種各有氏故稱潞氏潞氏狄中微國也潞子猶以失國書名以中國之法治之也天子死社稷國君死宗廟大夫死衆士死制義也

胡安國曰其稱日謹之也上卿為主將略而稱師者

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
甚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兒
嬰兒之責詞也然則攘外裔安諸夏非耶徐夷並興
東郊不開伯禽征之玁狁孔熾侵鎬及方宣王伐之
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冦不可縱
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
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冦而恃强暴以
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又有異

馬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
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
則酆舒者罪之尤也爲晉計者執酆舒轘諸市立黎
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
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
晉而略狄也
朱熹曰上黨即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
其地極高與天爲黨故曰上黨

秦人伐晉

謝湜曰自晉道狄伐秦秦人闕文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程氏學曰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之卿士而王札子殺之周衰天子失政刑其亂甚矣

謝湜曰王札子王子弟之為大夫者也王以私恩寵札子故札子繫王言之召伯毛伯王之卿士也王之卿士而札子殺之札子之亂國也天王在上而札子

一日殺二伯定王之失道也誅賞國之紀綱也誅賞出於臣下而王不問則國之紀綱壞矣故春秋之道雖親有罪在所不恕雖仇有善在所不廢

胡安國曰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字而繫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穀梁以為當上之詞也其為當上之詞者矯王命以殺之也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為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則

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為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秋螽

胡安國曰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

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

調度不給而言利尅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謝湜曰公孫歸父仲孫蔑比年會齊著大夫出入之

數也

胡安國曰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

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

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

簒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辯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

謝湜曰什一取民天下之中正也宣公始有稅畝之法故曰初公田之外又取私田計畝而稅之故曰稅畝古者國有常事財有常出故取民不過什一而已後世事倍於古不啻數十財出經用之外不可勝計由是什一不足而加之稅畝也稅畝之法行而魯國

困矣故春秋取民以什一為正

胡安國曰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為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

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財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啟之也故曰作法於凉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朱熹曰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通為什二矣

冬蝝生

謝湜曰蝝蝗子冬非蝝生育之時冬而蝝生異之大也秋則為田害冬則蝗死矣今又蝝生災之大也書蝝生著其為異為災也

胡安國曰始生曰蝝既大曰蝗秋蝗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呂祖謙曰蝝生是歲本饑所幸得蝝是冬月生不為物害

饑

謝湜曰上則稅畝奪其食下則螽蝝賊其稼故饑杜氏謂幸其冬生不為物害誤矣人君代天牧民民一阻饑牧民者之罪也歲凶而饑猶曰不可又況身為虐政使民受饑者乎

胡安國曰春秋饑歲多矣書於經者三而宣公獨有

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蝝而遠至於饑者宣公為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者不可不敦本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謝湜曰甲氏赤狄别種留吁又一種君不書死於兵

難之中故也昔武王克商庸蜀羌茅微盧彭濮莫
莫不與聞牧野之誓苟能大無外之謨保而有之則
遠方之國皆吾股肱就使以為不可用先王綏有德接有
禮迎來送往治亂持危亦使之各遂其生而已又曷
常以殺滅為事哉赤狄其種非一也晉人并赤狄三
種而滅之赤狄種類盡矣書滅潞氏書甲氏及滅留
吁罪其不仁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

人貶詞也甲氏潞之遺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于外裔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於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夏成周宣榭火

謝湜曰宣榭宣王所為之榭也成周守備不嚴故火發宣榭書火著王室之怠也宮室非法非制火則書

災以明天降之災也宮室合於典禮火則書火以明火備不嚴也若陳災宋災之類則以政治舛戾招之也故左氏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胡安國曰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考古圖有郱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内史策命郱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禄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

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貴
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
之天所以見戒乎

秋郯伯姬來歸

謝湜曰郯伯姬來歸杞叔姬來歸被出而來歸也女
子以夫為家以嫁為歸生死與之同而不可改者也
率身不謹而被出來歸辱之大者也書郯伯姬杞叔
姬來歸著其失婦道也著其失婦道以明魯之失閨

訓也女子一於夫而已義無再適者也不得於夫而出則終身由此棄矣然則保姆之訓可以不嚴歟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人絶而歸之也郯伯姬杞叔姬來歸伯姬叔姬自絶而歸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郯伯姬來歸出也内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耦氓之詩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蓷所以閔周易敘

咸恒爲下經首春秋内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
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冬大有年
謝湜曰宣而大有年異之大也饑而大有年幸之大
也
胡安國曰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薦
臻者災也山崩地震慧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
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也何以爲記

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弑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蝝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胡安國曰日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祥也葬而不月其略在内宣公爲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邦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次則忽於盟主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告訃怠於禮而不會也比事以觀義自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巳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程頤曰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

謝湜曰齊頃不道魯衛曹皆欲伐齊故斷道之盟書同盟

胡安國曰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勉强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或以為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為壇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疑其説之誤矣

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

謝湜曰叔肹以寵弟得政為卿書公弟著其寵也書叔肹著其氏也仲叔季三桓子孫之氏也友以寧國之功遂以援立之力肹以母弟之寵魯皆生賜族氏以世其官先王選賢之法壞矣其卒也書季友書仲遂書叔肹著其兆亂也

胡安國曰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肹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絶道故雖

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
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
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子弟而稱字以表
之也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特書
卒賢也或以為叔肹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
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
叔肹有寵生而賜氏則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
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內

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況宣公之時頎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於鄰國衆矣而獨叔肸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謝湜曰衛穆公失訓世子之道故世子臧會晉伐齊國君善惡習自世子為世子而從事兵革其後不以攻戰為事者寡矣衛書世子著其失職也世子仁不仁繫天下治亂故春秋崇世子以正國綱

胡安國曰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
巳致寇所謂人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
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於
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鞌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
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
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謝湜曰戕殘賊而殺之也戕之為害尤為不仁非特
殺之而巳諸侯皆南面之尊也或用之或戕之王法

在所黜故奪爵稱人

胡安國曰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鄫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外域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國中執其君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簾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於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

呂祖謙曰邾人戕鄫子于鄫邾𨚗與鄫是鄰國鄫又
小於邾故邾常欺鄫向來時襄公執鄫子于次睢之
社易得放手只緣前時有此事後來所以如此不然
其他國則無此

甲戌楚子旅卒

范祖禹曰春秋吳楚之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

謝湜曰楚莊赴告之禮通於中國故書卒吳楚僭號
稱王故二國生稱子以中國爵命治之也死不書葬

黜其號也故禮曰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

胡安國曰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裔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外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為亂哉

公孫歸父如晉

胡安國曰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郤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强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嚮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末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

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已出也其庶幾乎必欲
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謝湜曰歸父仲遂之子也遂害子赤立宣公歸父怙
公之寵久矣公之薨也魯人怨仲遂東門氏歸父至
笙聞變不返國奔齊人臣奉命以出雖死守節不變
君雖薨必以命復之而後已歸父之還也聞君喪不
奔不復君命而出苟利其身而不顧其職其不恭大

矣故奔齊書遂罪其無君也還還已反其至之辭公羊以還為善誤矣自外奔故不書出
胡安國曰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以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返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

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馬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春秋集義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三十五

宋　李明復　撰

成公

程頤曰成公名黑肱宣公子定王十七年即位成謚也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謝湜曰寒氣嚴肅則水凝為冰月建丑而無冰冬傷

温也天地之氣應則萬物和天地之氣不應則萬物
病故春秋書無冰以明變理失其道
胡安國曰寒極而無冰者恒燠也按洪範傳曰豫恒
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
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固陰沍寒而常燠應
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啟朝之祿位賓
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燮調愆伏之一事也今既寒
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

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于未亂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三月作丘甲

謝湜曰作與建之名甲甸賦也成公初易舊制使丘出甲故書作財用不足故初稅畝軍旅不足故作丘甲書初書作皆以著其所起也古者度地以養民度

民以養兵一甸之夫凡五百七十六所出長轂一馬
四牛十二甲士三步卒七十二而已方是時扞難討
暴無不足於用者故民常裕而力有餘兵常足而用
不匱後世征討無常干戈四出由是軍旅不足而丘
甲所由興也丘甲之法行而民困於兵矣故春秋養
兵以甸法為正

胡安國曰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
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之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

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賦之成也為
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
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
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
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
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
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
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常蒐于紅

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朱熹語錄或問都鄙四丘為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審鄉遂車賦如何曰鄉遂亦有車但不可見其制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

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内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
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不與六遂亦
有軍但不可見其數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大
國三郊次國二郊小國一郊或說車一乘不止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有二十
五人將重車在後用牛載糗糧戈甲衣裝見七書如
魯頌公徒三萬已具其說或又問侯國亦倣鄉遂都
鄙之制否曰鄭氏說侯國用都鄙法然觀魯人三郊

三遂及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當

亦是鄉遂

呂祖謙曰丘甲是丘出一甸之賦蓋一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五百十二家七人以上可出一人一丘止十六井計一百二十八人乃三人出一人蓋四倍於常矣司馬法二十五人為一甲一車七十五人正是三甲胡春秋論此已詳但司馬法大率與周禮不同蓋

當時更革非一次所以不同也如駟介百乘徒兵千

便是不同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謝湜曰齊為魯難故

胡安國曰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

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

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

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

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鰥寡赦乏困之事也為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於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程氏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不言戰者王者至尊天下無敵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自敗也王者不能以

義征四方迺徼戎以致敗豈不曰自取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世示之以意而已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咸得而見矣

謝湜曰王者無敵於天下其師有征無戰故東面征西夷怨南面征北狄怨定王失此道矣義不足以征戎而以詭道徼戎師不足以服戎而以干戈敵戎此其所以取敗也然則王師之敗非戎能敵王而敗之也其敗乃王自取之而已春秋敗不書戰以明王師無

敵也師以自敗為文以明王之自取也王之在鄭也書出以正其失道矣書居則以尊之也王之不利于戎也書敗績以正其失道矣不書戰則以尊之也春秋著時王之失明王德於天下其法皆如此而已矣胡安國曰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外域不言戰外域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

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吳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
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
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域然為義而君父所以尊
外域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
伐鄭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
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於茅戎者言自敗也
其自反亦至矣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謝湜曰魯衛曹皆惡齊故齊侯來伐

胡安國曰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絶也又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於赤棘而後伐我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鞌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於新築衛師敗績

謝湜曰齊侯伐魯𡉚郚師之還也衛孫良夫帥師戰

之衛師敗焉故新築之戰以孫良夫主戰而罪之

胡安國曰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

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

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

不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

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

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

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師戰于鞌齊師敗績

謝湜曰頃公即位十年初未嘗一與會盟侮盟主病諸侯斷道之盟四國將以伐齊也頃公不知自反且又伐魯北鄙敗衛于新築結怨諸侯甚矣故四國會師攻齊而敗之于鞌晉之敗齊也至欲以蕭同叔子

為質使齊之耕者盡東其畝然則諸侯怨齊其深可
知也雖然齊為不道晉率諸侯討之義也乃若問罪
不明大義不舉務以攻戰為心使齊人至於積尸流
血而後已失弔民伐罪之道矣故鞌之戰戰不書伐
其戰也以四國主戰而罪之也魯書四大夫帥師罪
其逞怨也

胡安國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
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士也

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與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略其副屬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內録哉堅氷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

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殆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
以四國主之為憤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又曰鞌之戰齊師敗績遣使致賂若以例言當曰來
盟于師春秋特變其文曰及國佐盟于爰婁何也晉
人欲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國
佐震怒憤其侵侮請合餘燼背城借一當此時晉郤
克以八百乘之衆連魯衛之黨乘戰勝之威屈於一
言反與之盟而不能復也聖人特書曰及以明國佐

之功以抑郤克之横以示天下後世忠臣義士克敵之方在於曲直不以彊弱分勝負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於袁婁

謝湜曰齊師敗績於是頃公使國佐以紀甗玉磬與地聽命于師四國乃及國佐為盟齊雖數侵諸國然未若荆楚之暴也四國雖以報怨興師然未若齊桓伐楚之義也故袁婁之盟與召陵之盟其不同遠矣

齊侯使國佐如師非齊服我而來也齊以賂求晉而

紓戹也及國佐盟非齊以義求盟也晉受齊賂而與之盟也使國佐如師則其盟未定也與來盟於師異矣及國佐盟則盟出於晉也與屈完來盟異矣然則春秋之盟能使敵國自服而來者未有若召陵之美也

胡安國曰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於師盟于召陵鞌之戰則曰及國佐盟於袁婁何也荊楚暴横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

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悅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斯為善矣若夫袁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荊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

借一揖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為之請逮
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
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仁義
天下莫大於理而强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
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
謝湜曰汶陽田本魯地葦之敗晉人使齊人反魯侵
地而歸之書取以其因攻戰而得之也

胡安國曰汶陽之田本魯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奈何致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絶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復其故田

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程頤曰楚為强盛凌轢中國諸侯苟能固疆圉要結

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會異時

盟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

胡安國曰按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為

陽橋之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於是王卒盡行

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

質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
諸侯降班失列下與荆蠻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為
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凌之患而危辱
至此特起於憤忮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
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懲忿窒欲德之修也不忮不求
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
忮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憯乎

胡宏曰以周公之裔宗卿之嗣至貨賂乞盟其棄禮

義人民辱國家也著明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謝湜曰楚以四國伐齊故嬰齊率鄭師侵衛將以救齊也嬰齊楚卿師師者嬰齊也不書嬰齊而書楚師者以著楚國威勢之盛也以楚國威勢之盛故宣公出會嬰齊公及列國大夫皆相率受盟于蜀也蜀之盟嬰齊貶稱人黜荊楚之強也自秦宋至於薛鄫其

卿皆貶稱人罪其從楚人也是時晉為盟主諸侯同心附晉則威力固足以制楚而攘之矣魯衞曹邾有斷道之盟臧孫許有棘之盟三國復賴晉以敗齊師晉於諸侯固有力矣四國棄信背義不旋踵受盟于夷以至列國大夫紛然四起從之何以振華夏之威哉信義中國之紀綱也諸侯無信義以從大國之晉則中國之紀綱壞矣故列國之卿皆貶而人之所以尊中國也卿貶稱人則公之惡不待貶黜而見矣蜀

魯地盟在魯地雖外為主亦書及賓主之辭也嬰齊始稱師以著其强終書人以著其貶中書名以著其人春秋立言之法也

胡安國曰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内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秦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不齒列國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

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嚮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夫召陵城濮之事故府可按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謝湜曰晉討楚鄭侵衛故伐鄭蜀盟之後晉侯伐鄭而四國復從則晉國之力固足以合諸侯而用之也景公能明信義以懷服邦國則楚安有今日之暴哉蜀盟之後繼書晉侯伐鄭與之也先君未葬而宋共衛定以成君會伐書爵著其惡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諸侯伐鄭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公子偃師師禦之覆諸鄤敗諸丘輿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勤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

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
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
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荆蠻擾中國則盟主有
詞于伐耳宋衛未葬昌為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
金革之事也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宫災三日哭
程氏學曰三年二月新宫災三日哭春秋宗廟之事
得禮者不書凡書者著其失也廟災而哭於禮合矣

此何以書乎曰廟災之所以哭者為神靈之所止而遭變焉斯人情之所宜哀也新宫者宣公之宫也不曰宣宫者神主未遷也何以知其然曰丹桓宫楹刻桓宫桷皆舉謚以目之此而曰新宫故知其未遷也宣公喪終當遷于廟宫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此何禮哉宣公薨至此二十八月緩於遷主兹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

謝湜曰新宫宣公之宫也桓宫僖宫稱謚宣宫獨曰

新宮者以宣公神主未遷也先君三年喪畢主歸於廟宣公薨二十有八月矣主猶未遷蓋可知也宮廟親之神靈所在也宮廟遭變則神靈失其所安孝子所宜致哀也廟災三日哭哀之至也新宮神主未入也新宮遇災則親之神主未有害也神主無害而哭之哀哭不得其道矣書新宮災著其不敬也書三日哭著其非禮也成公之不得於親宣公之不祐於天其義皆見於此矣

胡安國曰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以書緩
山劉絢曰新宫者宣宫也不曰宣宫者神主未遷也
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宫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
也宫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
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
見矣此説據經為合或曰禮稱焚其先人之室則三
日哭新宫將以安神主也雖未遷而哭不亦可乎曰
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處

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

乙亥葬宋文公

胡安國曰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攷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以隆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靜外無危難曷為越禮逾時逮乎七月

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永戒哉

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

胡安國曰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於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於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矣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謝湜曰棘汶陽邑至於圍之則取之不以其道故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税畆作丘甲税役日益重矣棘雖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税斂輕力役修徳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吕祖謙曰圍棘汶陽之地亦縁其他皆服惟棘不服所以圍之

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謝湜曰廧咎如左氏謂赤狄餘類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謝湜曰公如晉故荀庚來聘公為衛伐鄭故衛孫良夫來聘二卿來聘而又與之盟堅二國之好也聘而後盟我及之盟也非來盟也故二盟皆書及魯與二卿各為盟故盟不同日盟在國則公為主可知故不書公

胡安國曰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
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
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
人臣之操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
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
者此類是也

鄭伐許

程頤曰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

謝湜曰鄭與楚比一歲再伐許君臣嗜好皆與狄類矣書鄭狄之也

胡安國曰稱國以伐外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役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利在于晉則從晉人利在於楚則從楚人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不見齒於列國宜也況又馮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有敢於為不

義者則外之所以懲惡也以為告詞略而從告乃實
錄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謝湜曰宋共公新即位故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謝湜曰公比年如晉以會楚嬰齊及楚人盟于蜀召
之也故人君所舉不可不謹

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

謝湜曰杜氏謂公欲叛晉為晉備

鄭伯伐許

程頤曰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

謝湜曰先君喪未踰年悼公以成君之禮出伐書爵著其惡也二年之間三伐許著其暴也

胡安國曰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逾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

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謝湜曰失婦道被出故書來歸

胡安國曰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内女之歸其録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

人倫之本錄之詳以為世戒也

仲孫蔑如宋

謝湜曰報華元聘

夏孫叔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謝湜曰穀齊地左氏謂荀首如齊逆女宣伯會之然則宣成之世大夫專恣有如此者

梁山崩

謝湜曰梁山高大靜重不宜傾壞者也梁山崩變之

大者也山陰物其體安靜積陽薄之則崩不書晉者
梁山繫天下休戚非獨晉異故也自後君道日陵大
夫日橫小國日亡諸侯不知反身修德則禍患之來
有如此者不可不畏也
胡安國曰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
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
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書而不繫國者為天下記異
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

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詞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爲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弒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憯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巳酉天王崩

謝湜曰天王定王

十有二月巳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程頤曰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

謝湜曰蟲牢鄭地鄭服而從中國故盟于蟲牢蟲牢之盟諸侯之貳於楚者復同心為盟以景公復能主盟而合諸侯也故書同盟

胡安國曰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此類是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程氏學曰禮王制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

廟而五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然則諸侯宗廟古有毀則毀之不可復立武宮其毀已久而輒立之非禮明矣書立者不當立也

定元年立煬宮同

謝湜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五凡親廟過則毀之不可復立也毀則歸之祧矣其廟二昭二

穆先王酌逺近而爲之制盡人子孝思而爲之節也過制則亂違節則不可繼然則諸侯廟數止五天下之中制也武宫親已盡矣其毁亦已久矣公復立之非禮也武宫書立以明不當立也

胡安國曰武宫武公之宫立武宫非禮也喪事即逺有進而無退宫廟即逺有毁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

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墠為鬼

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

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取鄟

謝湜曰鄟附庸國内諱滅故書取

胡安國曰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

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

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

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爲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爲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遺緣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鄭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是以黨與

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
君抑臣以辨上下毎謹於微豈有此患哉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謝湜曰衛侵宋罪其違蟲牢之盟也諸侯違同盟而
主盟不能治晉之罪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謝湜曰以取郭故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

謝湜曰鄭伯鄭悼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謝湜曰罪其違同盟

胡安國曰魯遣二卿爲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

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授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爲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家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

謝湜曰魯懼難故夏嬰齊如晉冬行父如晉

呂祖謙曰文子如晉此是重禮而遣上卿往

晉欒書帥師救鄭

謝湜曰鄭伯受盟蟲牢故嬰齊伐鄭魯衛大夫侵宋而楚大夫伐鄭中國乃楚之不若也晉為盟主楚伐同盟欒書帥師救之義之大者也

胡安國曰荊楚僭號稱王聖人屏諸四裔而不赦之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楚即晉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

師伐鄭於文無貶詞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

而知還也亦庶幾乎

春秋集義卷三十五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連彭年